

## 元宵

■ 陆野

鞭炮声声。过年的欢乐余热还未退却，喜庆的元宵又到了。

街市上，屋檐边，红红的灯笼高高挂，大的似圆球，小的玲珑别致，喜庆气息扑面而来。各式各样的花灯更是挂满长街。有长方形、正方形、圆形的，有刻画着玉兔的，有写着谜语猜谜底的，有隽永书法的，有花好月圆的，颜色各异、多姿多彩。微风吹拂，灯笼和花灯互相辉映、熠熠摇曳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每一个闪烁又把人的心摇得欢快。特别是那左手持拐杖，右手捧仙桃的白胡须老仙翁花灯，肚子滚圆，慈眉善目，笑意盈盈，踏着七彩祥云而来，他是来赐福人间的，令人捧腹，让人愈加喜爱。

就着暖融融的阳光，人们携老携幼，行花街，赏花灯。阿公阿婆穿着儿女们年前买的新衫新鞋，精神焕发，脚步比以往走得轻快。爸爸一手牵着孩子，一手挽着老父亲，笑容里满是幸福的味道。年轻的妈妈攥紧最小的妹妹，温柔的目光里全是爱意，阳光

映照下，她姣好的脸泛着红晕，眉弯都溢着欣然的笑。小孩子手举彩色气球，提着灯笼，一蹦一跳，小羊角辫也随着一晃一晃，嘴巴轻哼着歌谣，快乐得犹如人间活宝。街边的各种小吃琳琅满目，香气阵阵，冰糖葫芦、羊肉串、烤鱿鱼须……多得举不胜举。馋嘴的小孩子你一串我一串，吃得满嘴是油，啧啧连声称好吃。花灯、小吃、玩偶，不买，都去逛逛，不买，都去看看，热闹的地方，都去挤挤。元宵，图的就是节日的喜悦。这不，大街小巷，到处人头涌动、人声鼎沸，空气里都是甜蜜的味道。

玩归玩，逛归逛，元宵节吃汤圆可是少不了的。圆圆的汤圆，有大有小，芝麻汤圆、花生汤圆、紫薯汤圆，口味不同，品种繁多。人们挑选喜欢的买上一包两包，晚上煮汤圆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欢欢喜喜吃汤圆，应节庆团圆。汤圆入口，软糯糯、甜甜蜜蜜，甜到心里，吃了汤圆，开启新一年的甜蜜。吃一口汤圆，展望未来事业兴盛、工作圆满。

吃一口汤圆，小孩儿乖乖俏俏、圆圆润润。吃一口汤圆，老人添福又添寿。汤圆不在吃多吃少，都在好意头，在好的寓意里，团团圆圆，幸福美满。

白日的喧嚣尚未散尽，夜幕便为元宵披上了更绚烂的盛装。夜幕降临，到了放烟花的热闹环节。鞭炮声四起，烟花在夜空中不断绽放。西边的星火还未尽熄，东边又接着燃放，绚丽的烟花大放异彩，将天空映照得璀璨夺目。人们放烟花，赏烟花，尽情欢乐，尽情欢呼，欢笑声中，满是对生活的一腔热情。每一朵绽放的烟花，都是照亮人们心底的灯火，每一朵绽放都像在诉说对生活的热爱，同时代表着人们美好的祝愿，祝愿盛世太平，山河无恙，人人安居。

过了元宵，春节才算基本过完，人们才真正踏入新一年的工作学习中，带着节日的余温与期盼，怀揣热忱，全身心投入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中，为创造美好的明天，步履坚定地走向新一年的征程。



浓浓的年味。金山摄

## 元宵

■ 陈海金

灯火推开暮色  
故乡，写下春天的序章  
老街的青石板  
像一本翻旧的诗集  
在红色的纸屑里  
重新装帧春天的封面

城市的夜空  
像一册刚刚打开的册页  
烟花在每一页  
写满绚丽的祝福  
长街尽头  
龙灯游过千年的时光

柳梢凝翠 月色流淌  
雪白的汤圆  
在人间烟火气里 沉浮  
像未说出口的乡音  
在乡愁的舌尖上  
融化成最甜的留白

烟花璀璨 灯影摇曳  
照亮节日的脸庞  
今夜，所有的离散都将重逢  
所有的寒冷  
也必然被满城的焰火  
——捂暖



春风拂面，黄风铃花盛开。

■ 碧云摄

## 荔风新韵，文心向野

■ 莫莫

春风拂过高凉，  
荔枝抽蕊凝香，  
万物于暖阳中苏醒，  
文学于乡土间生长。

我们以文为约，以步为尺，  
走进根子荔海，奔赴一场振兴之约。

南邦村的荔林，藏着时代的新意。  
老树撑开浓荫，林下孕育新生。  
稻草覆着茵床，松茸破土而出，  
那是土地的馈赠，是奋斗的回响。  
年轻的书记，以青春为笔，  
以抖音为媒，为家乡代言，  
让一棵荔枝树，撑起一片新经济。  
让一片乡土，走出一条振兴路。

柏桥村的土地，承载着荣光与期盼。  
总书记走过的地方，希望生生不息。  
柏桥讲堂里，文心碰撞，  
谈创作之魂，话乡土之贵，  
传高凉文脉，承洗太风骨。  
我们深知，作家的脚步，  
要踏在泥土里；作家的文字，  
要写进人心间。

520公园漫溢甜蜜，  
心形花廊连起浪漫，

荔林幽径藏着温柔。  
新人执手，定格幸福，  
生态与爱意，在春光里相融。

滩底荔园古树苍苍，  
千年黑叶荔，焕发新荣光。  
民宿静立，剧场传声，  
舞台上，歌声飞扬，  
食肆之间，烟火飘香。  
古老与新潮相拥，  
传统与时代同频。

荔枝柴火烧出人间至味，  
鲜松茸尝尽乡土清甜。  
异国身影穿梭席间，  
乡土风情与异域色彩，  
绘成一幅温暖的画卷。

半日时光，匆匆而行，  
一路风景，深深入心。  
我们看见，乡村在振兴，  
我们听见，时代在召唤。  
以笔为犁，深耕高凉，  
以文为炬，照亮乡土。  
愿荔香长伴，文韵长存，  
愿每一寸土地，都绽放希望，  
每一个梦想，都向阳生长！

## 家乡风铃花赞

■ 王如晓

春风拂过，满眼鎏金轻漾  
家乡的风铃花，如约盛放  
枝头上一串串金黄  
蜂飞蝶舞  
敲响温柔的铃铛  
暖阳轻吻，花瓣舒展  
每一朵都写满故土的芬芳  
不慕繁华，不与繁花争艳  
只静静装点，我熟悉的地方

风来轻唱，花影轻轻摇晃  
把平凡日子，妆成艳丽诗行  
扎根这片热土，默默生长  
开出一方明媚，一城希望  
这是家乡春日最美的模样  
藏着远方游子的念想  
每一缕花香都萦绕心扉  
深深浅浅，都是故乡的吉祥

## 对联琐记

■ 黎贵

除夕前的某一天，刚读一年级的小孩突然问我：“爸爸，你买春联了吗？我想跟你贴春联哩！”

我猛然想起，自己已多年没买春联、贴春联了。

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笑着反问：“今天为什么有这个想法？你知道什么是春联吗？”

“春联就是春节前贴在大门口两侧的对联，有横批和上联、下联。”想不到小屁孩也懂这些。

“谁教你的？”我追问。

“我从课外书上读到的，书法老师早两天也说过。”小屁孩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去年，才六岁的小屁孩报读硬笔书法班，师从一位很有情怀的青年书法老师。看着小屁孩期盼的神情，我的记忆一下子飘回到四十多年前——

四十多年前，我还在读小学，家中贫寒，没有多少课外读本，许多知识都是从哥哥的小人书和武侠小说中获取。伯父曾当过民办教师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村中红白喜事，都邀请他参与。逢年过节，他总会为别人写对联，我经常旁观，只见伯父将红纸折叠好，然后裁线，蘸墨完成，很有仪式感，我在潜移默化中对对联产生了兴趣。

父亲是个农民，只读过三年小学，文化水平低，但他喜欢读书看报，每年春节前，他总会请伯父写春联或到墟镇买春联，那时的春联都是手写的，浅显易懂。买回来后，父亲总会将春联摊开在大厅，让我大声读，其中有一副我记忆犹新：出门求财财到手，在家创业业兴旺。意思明了，一读就懂，字写得飘逸潇洒。

年初一，父亲总会安排我帮忙贴春联，而他则在大门前反复校正我是否贴得正确、整齐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也喜欢上对联，觉得对联真奇妙，言简意赅，关键很押

韵，读来朗朗上口。贴完自家春联，我总会到村中各家串门，看看他们的春联，然后对比一下，看谁家的春联写得好，谁家的春联有新意，久而久之也摸索出一些门道来，有时也会偷偷涂抹一下，不过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自己平仄把握不准，只能孤芳自赏，是断不敢张贴出来的。

高中时，我买了一本对联书籍，对平仄也略有了解，于是便尝试涂写，想不到竟得到擅长对联创作的姑父认可。

姑父是当地一名老学究，德高望重，他得知我喜爱对联文化后，甚是欢喜，于是便传授了我一些对联常识，鼓励我多写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父亲建起了一栋楼房，托姑父写了一副进宅联，内容我清晰记得，横批：新居。上联：户枕秀河山，山峰高耸人才旺；下联：门向久美洞，洞水迴环福禄增。

秀河山，是指化州镇山尖岗岭，就在我村后面。久美洞，则是村前那片开阔肥沃的田洞。当时我觉得此联写得实在太好了，内心暗自鼓励，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写出如此有品位的对联。

新居落成的第二年春节，我决定结合生肖写一副春联，内容我至今仍可背出来：横批：迎春。上联：亥猪壮行尽殓佳肴辞岁去；下联：子鼠闻香终乘夜幕逐春来。

父亲将这副春联交给姑父修改润色，想不到姑父摸着下巴连声叫好，说“孺子可教也！”父亲当即请当地有名望的书法家写好此联，贴在大门两侧。当年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一楼大门欣赏自己的“作品”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从那以后，家中每年春联内容，大都出自我的手笔，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我成家立室。2018年春节，老家塘坑村文化广场竣工，应村民强烈要求，我结合村庄所

处方位，以“塘坑”二字开头，写了一副藏头联：塘倚丽山千载画；坑朝美洞一方天。此联镶在广场大楼两侧，引来许多人关注和好评呢！

20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出现了印刷体、格式化春联，甚至框架式春联，许多人为了省事，都喜欢买这些，现场手写春联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但我始终认为，这些印刷体春联都是千人一面，未能因人因事因景创作，缺少灵魂、生气和特色，尤其是没有传统春联那种强烈的仪式感。

……  
“爸爸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们什么时候去买春联、贴春联呢？”

小屁孩的追问将我拉回到了现实。“好好，好好，不用买，等我以你和哥哥的名字各想一副春联，到时再请你书法老师帮手写。”

“那就太好了！”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。为满足孩子的心愿，我费尽脑汁，终于想出了两副春联，其中一副以小屁孩名字“锦鸿”作为藏头联来构思的，横批：闹春。上联：锦卷舒开春意壮；下联：鸿篇落定岁华新。另一幅以他哥哥“信涛”名字来创作的，横批：吉祥。上联：信步康庄追旭日；下联：涛声响亮涌春潮。初稿出来后，我让楹联行家把关，他们都认为不错。为安全起见，我也请AI赏析了一下，发现总体评价达标的，我便找到小屁孩的书法老师，让他帮忙写。除夕当天一大早，小屁孩嚷着让我搭他回老家贴春联呢！

当我们父子合作将春联贴好后，小屁孩就对着春联大声诵读起来，摇头晃脑的，一如四十多年前天真烂漫的我。

来年春联，引导小屁孩自己构思、书写，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呢！

## 年味

■ 曾妍

“一晃又准备过年了。”正在吃晚饭时，丈夫苏子突然盯着挂历上的数字，充满感慨地说，“哎，真不喜欢过年。”

“为啥？”  
“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不想过年。”苏子一脸愁绪。

“你是不是想你妈妈？”我盯着眼前这个憨厚男人的脸，生怕错过他微妙的表情。

“嗯。”苏子不自然地喉咙里发出模糊的语声，左手托起饭碗放到嘴边，右手用筷子快速扒拉了两口饭，塞满了嘴巴。

见他这样，我既心酸又心疼，当即决定大年初一就和他从广州回茂名化州——我的娘家过年，让他感受我父母给他的爱，让他感受有父母关爱的温暖，让他体验茂名的年味。

苏子因父母早逝，年纪轻轻就担起了家庭重担。经年的历练让他显得比同龄人更沉稳、成熟、苍老。和我结婚后，他慢慢改掉不苟言笑的严肃模样，在我父母用爱和亲情的陪伴下，他逐渐褪去伪装坚强的外衣，重新披上了久违的彩衣，并经常展露天真的笑容。

每年都会听到小夫妻俩因为去谁家过年而闹别扭的新闻，这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的事。每次苏子都主动向我过年期间几号休到几号，相约一起回茂名过年。有时我的休息和他的休息不同步，他则会自己带上两个孩子一起去茂名。他说，每次想到回茂名就很激动，回茂名的前一晚肯定会失眠。每次看到岳父岳母都很亲切、很放松，只有回到岳父家中才感觉到有年味。

曾经我对他的话语产生怀疑，认为他是为了讨好我们而说的。但结婚10多年了，他对回茂名的执着依然如

初，对我父母的态度依然那么好，我又忍不住细问，茂名有什么好，让你如此执着回去。

“茂名过年到处张灯结彩，人情味浓，岳父岳母脸上总挂着笑容，很热情，很亲切，待我像亲生一样。无论多晚回到家，总有他们等候的身影，有温热的饭菜，有盏为我亮着的明灯。只有回到岳父家中，我可以做少爷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全身心得得到放松。”

听着苏子的细语，看着他说到在茂名过年美好时向往的神情，我明白了他并不是害怕过年，也不是不想过年，他是看到万家团圆欢聚一堂的幸福时刻，他的家中却少了双亲的欢声笑语，少了双亲的忙碌身影，他的心中涌起了万般愁绪。这愁绪源于睹物更思人的漩涡，源于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遗憾，源于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无奈。他向往茂名的年味，因为那里有慈祥的双亲，他们会问他粥可温，会为他留灯火，会在乎他的忧与愁、喜与乐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我们80后这一代也成家立业也为人父为人母了。年少在慌慌张张中度过，日子在摸爬滚打中烙印。鬓丝已染霜，岁月也在脸上留痕迹，曾经一直盼望过年的少年早已褪去往昔的激情。现在常在他们口中念叨的是：“哎，现在过年已经无年味了，不喜欢过年。”曾经在也在苦苦寻觅儿时的年味，可一直未果。如今听到枕边人的感慨，我才惊觉年味从未远离，只是我一直沉浸在幸福中不自知而已。苏子因为经历了双亲的先后离世、职场浮沉等世事变化，他更深刻地领悟到年味是什么。他的年味是灯火可亲，双亲健在，围炉畅饮，共话日常。其实这美好而简单的画面，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一直苦苦追寻的年味呢？！

## 我们的年例

■ 陀宇

年例的味儿，首先是从阿祖那里来的。腊八过后的某一天，阿祖忽然从旧木柜捧出她的红绸衫，拿到天井对着光线仔细地看，自言自语：“年例快到了。”

沉睡了一年的年例，在夜里唧唧呀呀的“鬼仔戏”中醒来。距离庙屋最近的空地，白天里晒着懒洋洋的鸡鸭，待夜幕一降临，便换了乾坤。两盏刺白的灯在戏台挂起，锣鼓猛地一响，惊飞了旁边树上的宿鸟。幕布后探出来的，不是真人，而是描金画彩的木偶。80厘米左右高，帝王将相，才子佳人，生旦净末丑，全凭台下那几双青筋微凸的老手，提着细线赋予魂魄。那唱腔独特，高亢处能裂石穿云，低回时又似耳语呜咽，在夜风里飘飘忽忽，真像一些古老的灵魂借着木头的躯壳，重返人间说唱故事。小时候的我们，初看“鬼仔戏”是害怕的，缩在阿公阿婆的怀里，只敢从指缝里窥见那灯光下变幻的影子。看着看着，竟不再害怕，还着了迷，眼睛瞪得溜圆，仿佛自己也跟着那木偶，一脚踏进了混沌而又热闹的“鬼仔”世界去了。

巡游的队伍将年例撑得非常丰满。天还没有大亮，昨夜看鬼仔戏的迷离还没有散尽，庙屋便传来炮仗的闷响与喇叭的欢鸣。冼太夫人的塑像被恭恭敬敬地抬出来，面容在袅袅的香烟后显得格外威严又慈祥。粗壮的青年们系着红腰带，抬着神轿一路小跑，那轿子波浪似的起伏。后面跟着长长的队伍，有敲锣的，有打鼓的，有吹长号的，此起彼伏地扑打着；有扛船的，有担旗的，摇摇晃晃，引得一片惊呼与欢笑；更多的是村民，扶老携幼，人人脸上都放着光，仿佛这一日的行走，便能将一年的晦气踩在脚下，将冼太夫人的福气牵引到自家。队伍穿过田埂，绕过水塘，炮仗的红屑落进初醒的泥土里，空气里满是硫磺的辛香，还有一种热烈的、蓬勃的生气。

一场场酣畅的宴席是年例的高潮。从午后起，家家户户的灶火旺得不肯歇息。白斩鸡油亮，肥嫩的扣肉颤巍巍叠在粗瓷碗里，大盆的虾米炒粉煲气十足，海鲜与河鲜的鲜甜在蒸汽里交融。桌椅从屋厅一直摆到天井，到门外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本村的、远道而来的客人，见了面都招呼一声“新年好”“恭喜发财”。酒杯声、碰杯声、孩子的追逐声、狗在桌底讨食的汪汪声，混作一团，暖烘烘地裹着每一个人。此时此刻没有丝毫的拘束，一年的辛苦和烦恼，仿佛都被这丰盛的菜肴和滚烫的酒水暂时地淹没了，消解了。我总记得阿公微醺的脸，他举着杯，对每一位客人重复着：“吃饱啊！有菜吃饱饭啊！”那声音里，有着土地般的质朴和近乎虔诚的慷慨。

年例会过得飞快。一夜盛妆，几场欢宴，便到了曲终人散时。游罢的神像被小心翼翼地抬回庙屋。戏台拆了，灯熄了，只剩下地台的空镜纸与寂寞的瓜子壳。宴席散去，杯盘狼藉，要忙活许久才能洗净那一屋的油膩与热闹。村子仿佛一个狂欢后疲惫的巨人，缓缓沉入寻常的睡梦中。空气里的硫磺味淡了，食物的香气也散了。

然而，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庙屋的门槛被百千双脚磨得愈发光亮，孩子们的口袋里或许还藏着一颗未舍得吃的糖。而我们的内心，被那热闹狠狠地“喂”过一顿后，好像也变得更踏实、更有韧劲。我们好像，日子又要回到耕种与收成的循环里去，但心里已存下了一点光、一团火——那是年例留下的，一段滚烫的人间慰藉。仿佛只要记得那锣鼓的铿锵，那变席的蒸腾，即使前路再有风雨，也有了走下去的暖意和底气。

我们的年例啊，就是这样一场年复一年的、关于团聚与祈愿的古老仪式，它把神祇请下人间，也把人间烟火，供奉给岁月与山河。